

余姚市档案馆珍藏系列

1、《清代档案图集》/中国文化出版社

编著：王巨明 华建新 张国源 褚纳新

(本书入选浙江省百项档案编研精品项目)

2、《汪一煦城市记忆相册》/中国文化出版社

编著：王巨明 汪一煦

(本书入选浙江省百项档案编研精品项目)

汪一煦城市记忆相册

浙江省百项档案编研精品



余姚市档案馆珍藏系列

汪一煦城市记忆相册

中国文化出版社

ISBN 978-988-133060-4



9 789881 330604

定价：98.00元

余姚市档案馆珍藏系列

汪一煦城市记忆相册

余姚市档案局（馆）编

中国文化出版社
CHINA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汪一煦简介

1931年12月出生，浙江余姚人。余姚市文化馆退休干部，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曾任余姚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宁波市摄影家协会理事、省摄影艺术研究会理事，多件作品入选国家和省级摄影作品展或在国内各级出版物上公开发表。



余姚市档案馆珍藏系列

汪一煦城市记忆相册

余姚市档案局（馆）编

《汪一煦城市记忆相册》编委会

主任 孙启明

副主任 陈水华 邵亚辉

委员 姚军达 楼洁芳 陈海玲 徐然 朱杰炳 王巨明

执行主编 王巨明

编著 王巨明 汪一煦





中国文化出版社

汪一煦城市记忆相册

目 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汪一煦城市记忆相册/王巨明 主编.—中国文化出版社，2014.12

ISBN 978-988-13306-0-4/W.1945

I . 汪 … II . 王 … III . 地方文化.影像余姚—中国—当代 IV.3799

中国文化出版社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140512号

汪一煦城市记忆相册

编 者：《汪一煦城市记忆相册》编纂委员会
出 版：中国文化出版社
网 址：<http://www.zgwh.cn>
总 编 审：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北里甲1号
责任编辑：徐传洲
装帧设计：宁波市邦诚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印 刷：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mm 1/16
字 数：16千字
印 张：13
印 数：800册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988-13306-0-4/W.1945
定 价：98.00元

汪一煦访谈录：瞬间即史 真美是求	01
第一部分 那城 (24幅)	08
第二部分 那事 (45幅)	42
第三部分 那人 (39幅)	92
第四部分 那物 (45幅)	132
第五部分 那景 (34幅)	178
第六部分 附录 (公开刊发与参展作品选, 13幅)	222
后记	23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国内编审处：010-56705815 E-mail：zgwh0126@126.com

汪一煦访谈录

瞬间即史 真美是求

时间：2014年10月23日上午

地点：余姚市梨洲街道学弄小区寓所

采访整理：王巨明

王巨明（以下简称王）：

汪老师好！我们两个人从认识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那时我在电视台新闻部工作，您是退而不休的资深摄影师，经常在市里重大活动、重要会议现场碰见，特别是我到了档案局以后，因为编纂“余姚历史文化名人读本系列”，我们有了更直接更紧密的合作，这套书系中采用的相当大一部分照片都是您拍摄或提供的。不过象今天这样两个人面对面坐下来，谈论您的人生往事和摄影生涯，还是第一次。

汪一煦（以下简称汪）：

是的。时间过得很快，虽然我1992年初就退休了，但直到前三年，凡是市里一些大的会议和活动，主办方或组织者都会请我参与拍摄，特别是两会、塑博会、贸洽会等，几乎没有中断。

王：

确实如此。汪老师此次将自己从事摄影工作四十多年来所拍摄的近五万张（个）照片（包括底片、电子文档）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交由市档案馆收藏保管，极大地丰富了档案馆图片馆藏，也为我们这座城市保留了一大批极其珍贵的照片档案，功德无量。我在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发现，象塑博会，从1999年第一届到2008年第十届，每一届您都自始至终全程拍摄，几乎每个活动环节都有详细的图片记录，内容丰富，完整连贯，印象特别深刻。

请汪老师介绍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

汪：

我是梁弄横岙汪家村人，1931年12月11日出生，今年八十四岁，按照我国传统的说法，我已是耄耋之年。

我小学是在镇上的正蒙学堂读的，因为战乱，时断时续，读了有八九年。1947年下半年，我考入余姚师范，学校在城区酱园街，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老家梁弄，也是我第一次到余姚县城。1949年5月余姚解放，我当时是二年级，班里只剩下10多个同学，1950年上半年，余姚师范还有奉化师范、鄞县师范分别撤销，一道并入慈溪锦堂师范，所以我师范最后半年是在慈溪锦堂师范读的。

1950年下半年，我从锦堂师范毕业，分配到临山小学任教，当时的待遇是120斤大米。临山地处姚北海滨，历来有尊师重教之风，学生很听话，家长对老师都很尊敬，我们这批人刚从学校出来，年纪轻，也较受学生家长欢迎。1951年初，新学期开学没多少时间，我被安排参加了宁波地区组织的脱产师资培训，叫文教干校，为期半年，结业后我没有回到临山小学，而是被重新分配到余姚城区的阳明一小，也就是现在的东风小学，当时为了创建重点学校，从校长到教职员差不多都是新从全市各地抽调过来的。在阳明一小，我开始是担任大队辅导员，后来任副教导，这样有好几年时间。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我开始比较多的参与社会活动。我写得一手漂亮的美术字，体育方面跑步篮球都很突出，在宁波文教干校培训期间还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所以我不光多次参加宁波地区和县里举办的各类文艺体育活动，也协助做一些相关的宣传服务工作，可以这样说，在阳明一小及以后其他学校工作，虽然名义上是教师，但实际从事具体教学工作很少，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社会活动上，整个五六十年代县里一些大的文化体育活动和其他重大活动会议，我差不多都参与了，县第一届人代会的横幅标语就是我写的。遇到县里召开党代会，我也参与会务工作，主要是刻写会议简报。1959年，我因患肺炎，在慈城休养了大概半年时间，回来之后我调到阳明三小工作，后来又调到阳明二小（现市实验小学），期间也主要是从事社会活动居多，学校的教学工作做得很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里经常举办各类展览活动，1968年我被借调到新成立的县展览馆，开始专职从事美工摄影宣传，但编制工资关系仍在学校。1973年，县展览馆撤销，我调回到阳明二小，但平时的工作还是以社会活动为主。1976年上半年，我正式调入县文化馆，直到92年退休。

我整个工作经历大致如此。

王：

梁弄是革命老区，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和解放战争南方八大游击区之一的中心，梁弄也是我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历史上曾出过状元方山京、名臣孙子秀等著名人物，这些和你老家汪家村有什么关系吗？

汪：

有联系的。梁弄汪巷有个“国公殿”，也叫越国公祠、越国公庙，祭祀的是汪氏祖先唐越国公汪华，所以越国公祠实际上也是我们汪家的祖庙，从我小时候记事开始，每逢过年，我们所有姓汪的人，老老小小都要到那里去拜岁，祭祀完了，每个小孩还能分到两个大饼，这在当时是很有诱惑的。

王：

我很好奇，在汪老师年轻的那个年代，照相机绝对是非常稀罕的东西，您是如何会弄起摄影的？

汪：

我正式从事摄影工作，是在1968年借调到县展览馆后开始的，至今足足四十多年时间。

但我接触照相机，则要远推到解放前两年在余姚师范读书的时候。当时我有个很要好同学，家里是开照相馆的，叫鸿芳照相馆，课余时间，我们同学几个经常相约到他家里玩，有时就躲在暗室里，看底片显影成像过程，时间一长，慢慢对照相及暗房等有了一些基本概念，再加上我们师范的两个美术老师，也都是摄影爱好者，又喜欢体育活动，经常和我们打成一片，一个是贺鸣

声老师，后来在温州群艺馆工作，据说前不久已经死了，一个是王伯敏老师，后来成为中国美术理论专家，是浙江美院教授，去年才刚去世，解放后我多次到浙江美院看过他。我记得贺老师当时有一只135的小照相机，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比较熟了，偶尔也会玩弄一下。就这样我对照相和摄影艺术有了最初的印象，摄影的兴趣也就油然而生了。

王：

您什么时候开始拿起相机摄影的？

汪：

这还得从我年轻时参加各类体育活动说起。从1951年分配到阳明一小开始，我就陆续参加县里和宁波地区组织的各类工人运动会和全运会，曾经获得过县工人运动会100米跑第一名，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在一届县职工运动会上参加了100米、400米和跳远三个项目，获得个人总分第一。开运动会，往往要拍照相，那时候不光没有专业摄影的人员，连会拍照相的人也没有几个，我呢因为读师范的时候对照相有所接触，所以偶尔也帮运动会组织方拍些照片。我自己当时是没有照相机的，遇到活动，都是向当时县委办公室借用的，他们有一台日产的玛米亚相机，遇到市里有什么大的活动，我们就临时向熊国耀主任借，用完归还。一直到展览馆成立，买了一架海鸥牌120相机，我们才有了固定的相机。不过，我的专业摄影生涯还是要从1976年正式调入县文化馆算起，前面的摄影工作是兼职的，不是专职搞摄影。

王：

汪老师，您开始专职从事摄影工作的时间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从那时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大众媒体非常落后，整个余姚地区除了电台之外，既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台新闻节目，摄影是很重要的纪实手段之一，作为县市文化馆专职摄影干部，您见证了我们余姚整个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是我们这座城市变迁最直接的记录者之一。在您四十多年的摄影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事情是

哪一件?

汪:

应该是河姆渡遗址发掘的拍摄。河姆渡遗址发现发掘是新中国十大考古成就之一，也是我们余姚建国后最大的文化事件，河姆渡遗址丰富的出土文物向世人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河姆渡已经成为余姚对外宣传中最亮丽的名片。

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夏天江中乡浪墅桥村（现为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农民在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遗址总面积达四万平方米，堆积厚度四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的时代属于新石器早期，距今约六千到七千年。1973年~1974年，1977年~1987年，由省文管委、省博物馆主持，对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我作为遗址所在地文化部门的专职摄影干部，有幸参与了这两期的发掘工作，亲眼见证举世闻名的河姆渡遗址整个发掘过程，拍摄了大量有关遗址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的照片。

我拍摄的所有有关河姆渡遗址发掘的照片胶卷底片根据当时省博物馆的要求全部交由省博物馆统一保管，所以现在编入《河姆渡遗址》画册中的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图片，除了少数几张是根据我自己手头保存的原始照片翻录外，其他都是因为布置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陈列馆（河姆渡博物馆前身）展览需要到省博物馆展厅、省考古所和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陈列室库房重新拍摄的，时间分别为1982年12月和1986年7月。

王:

汪老师在过去四十多年时间里，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了您对我们这个城市的感受和理解。在所有的这些照片中，您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哪几张?

汪:

我的摄影作品总是想力求真实地保存我们这座城市发展变化的重大事件和生动细节，作品的好坏应该交给读者和观众来评判。所以很难说有哪几张最满

意，只能说有那么几张照片的拍摄，在我印象特别深刻。

《教材新编》是我1972年拍摄的一件作品，我记得拍摄地点是在梁弄上贤钱库岭村。当时我是根据展览馆领导的要求，去那里采访拍摄全国一揽子先进学校钱库岭小学，照片中该校老师章耀水（音）带着自己的学生和自行编写的乡土教材，在征求村民的意见。《教材新编》首先刊登在1972年5月宁波地区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征文画集上，后来入选1972年底举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全国摄影展览”。这也是我的摄影作品第一次入选全国摄影展。在此次拍摄过程中，我还在村庄一角偶然发现有几个学生围坐在一位年长者周围，听老人讲故事，觉得很有意思，就抢拍了几张，印出来一看，画面光影效果都很不错，在那个时代也别有一番教育意义。

王:

龙泉山是余姚历史文化名山，历来为城区标志性地标之一，这里也是俯瞰南北双城景致的最佳去处。在您的摄影作品中，有很多都是您有意识地站在龙泉山顶朝东一个角度来拍摄姚江两岸的，四十多年，未曾中断。

汪:

是的。这组作品是在龙泉山顶梨洲亭旁边拍的，我从1971年拍起，几乎每年都拍，每年都是同一视角，试图以不变的角度，反映姚城的日新月异，直到最近两年，龙泉山顶树木繁盛，挡住了视线，才不得不放弃。

王:

在您的摄影生涯中，有什么您觉得遗憾的事吗?

汪:

作为一名基层文化馆专职摄影干部，我兢兢业业，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我所能拍摄保存和我们这个城市有关的各种影像资料，尊重事实，做历史的忠实见证者和记录者，这一点我自觉问心无愧。如果说一定要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1986年我们市文化馆遭遇火灾，我此前拍摄的几乎所有照相底片和有关照相资料均毁于一旦，令人痛惜不已。

王：

汪老师虽然已经年过八旬，但是我看见您还经常背着摄影包，南来北往，乐此不疲，您准备这样一直拍下去吗？

汪：

摄影是我这辈子做得时间最长的职业，也是我的最爱，摄影使我闲不住，或许这是我至今身体依然硬朗的原因所在。即使是现在，当我背起二十多斤的摄影包，穿行于繁闹的街市、偏僻的乡村，或者跋涉在高峻的山岭、宽阔的海滨，我依然步履稳健，充满力量，感觉和年轻时候没有什么两样。我愿意长此以往，生命不息，摄影不止。

王：

通过今天的访谈，我们对您的摄影人生有了全面的了解。最后我想请您用一句话概括自己摄影生涯或摄影艺术观。

汪：

摄影的最高境界是将生活的瞬间定格为永恒的记忆，瞬间即史，真美是求。

（本访谈录文字已经汪一煦先生本人审读确认）